

欽定史記

欽定史記

漢 大中郎外史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史 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兵曹參軍 司馬貞素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案地理志盧江有六縣縣曰黥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固名也各縣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容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

我當刑而王幾是乎（案布論決受黥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已論輪麗山作麗也時會稽郡輪身徒麗山劉氏音利亦謂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案謂謂衆共以布也謂徒之羣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案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薛古城在陳

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案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

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案新安縣在河南府）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案關謂關謂

私也今問音紀見反問道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案案漢書作楚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

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州有義帝冢及祠（案義帝冢在漢陽）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案謂謂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川專

一

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案）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今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案）謂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

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

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

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

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案）李奇曰板築料也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

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驩淮南之兵（案）音

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

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案）負猶被

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阜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

（案）徵謂邊境亭郭以微繞邊匪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案）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阜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

不足恃也（案）徐廣曰時一作罷言其已困不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

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

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

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案）在文穎

（案）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

布曰事以構（案）成也（案）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案）走音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

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案）宋州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

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案）徐廣曰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案）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



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

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故城在楚州府彭越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問義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府

城縣北六十里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陳開家漢書音義

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意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蕪西

土地道近而易散取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蕪西

會蕪上古今反下時瑞反韋昭云蕪之鄉名漢書作審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陳鄧展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

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陳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驅案晉

陽徐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英布家在魏州鄆陽

故城在光州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劉拔音白

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如娼生患竟以滅國集娼音昌娼

亦如也漢書外戚傳亦云戚姬寵愛如姬之孫又論衡言如姬是娼也一云男如曰娼

原英布之謀為疑黃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如姬是娼也一云男如曰娼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望當刑而王既免從中聚盜江上每雄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楚州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集李奇曰無善

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集張晏曰下邳縣屬淮陰也索隱案楚

食集張晏曰下邳縣屬淮陰也索隱案楚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集張晏曰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反然尋此文作袴欲假字讀何為不通袴下仰袴下也何處須要作袴下於是信執視之僂



出榜下蒲伏（正）使音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集解）徐廣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

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集解）徐廣曰吳容也（案）字

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

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集解）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信

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

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

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集解）音灼曰廢不收也（案）音於鳩反噉鳥路

叱發怒聲孟康曰噉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集解）音嘔嘔反或作叱音噉懷怒氣叱

伏也張晏曰噉嘔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集解）音嘔嘔反或作叱音噉懷怒氣叱

奸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集解）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

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

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案）劉氏云周

方之敵此敵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

萬唯獨邯鄲欣霸得脫秦父兄怨此二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案）秋

毫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於是漢

元四年交刊

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出函

關谷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

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彭城而却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至國即絕河關今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鄭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魏都

先得反臨晉在河信乃益為疑兵疑兵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

陳之東岸對舊關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罽渡罽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

此從夏陽木罽渡罽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

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今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無船約不備之而防

樂故豹遂降也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夏說與

余驕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案魏司馬彪地理志上黨潞縣有魏與兵東開音易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

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案魏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

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

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也如淳云殺人流流注也秦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別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焦蘇後愛秦魏取薪也漢書音義日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

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一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日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

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案魏魏來伐我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

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案魏魏來伐我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案魏魏



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恒州鹿泉縣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

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

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

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

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

休畢賀氣悶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

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向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

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

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

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今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

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

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郤下樂毅李奇曰鄭音離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

也正義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

輟耕釋耒揄衣甘食索隱綸鄭氏音揄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衆傾耳以待命者樂毅如淳曰恐若此將軍

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

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

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

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醇兵樂毅劉氏侯劉連作醇酒謂以

路餘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咫尺八寸言其簡廣武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暴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

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

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

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宛在鄆得州葉在許州

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

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鄆食其已說下齊韓

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母行也且鄆生一士伏軾

集解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鄆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集解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

鄆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

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

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

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

濰水陳集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氣隱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其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

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

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城陽雷澤縣是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信使者至發書集解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

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

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集解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集解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數色與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

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集解）張晏曰郎中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集解）張晏曰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集解）張晏曰折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臯（集解）張晏曰於成臯傷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鄉音向齊國爲百姓請命（正義）止楚漢之戰亡故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

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

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集解）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畧爲僭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畧爲僭石如今受爵無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僭與一斛之替與僭僭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爲得之辭音勝

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臺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驥驥之踴躍（集解）徐廣曰一作躡也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集解）韓氏吟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集解）

日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漢王之困因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解）徐廣曰以齊爲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解）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集解）徐廣曰東海縣有伊廬鄉

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集解）徐廣曰東海縣有伊廬鄉二十里本春秋時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爲中盧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臣陳兵出入漢六年人上有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行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集解）

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曾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

日發禽信（集解）吳越春秋作却（集解）日東都遂海內族虎也（集解）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

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曾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

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曾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

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曾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

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曾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

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稀拜爲鉅鹿守

集解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

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豈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

也陳猗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土一年陳猗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猗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晞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案國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

上所來言，猗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鍾之室信方

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見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立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

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斂

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墓  
家余視其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

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僞遊可嘆

史記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集解余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家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尊孫也集解張晏曰穉子何休注公羊

韓信有韓信之有韓信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以爲韓太子猶樹之有學生是也



橫陽君成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正義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正義今有申從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

望歸及其鋒東鄉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向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

信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一月

侯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集解徐廣曰常將韓兵從二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

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集解徐廣曰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

頰川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

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督陽信上書曰國被邊集解李奇曰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上許之信乃

徙泊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集解音墨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

土人集解音墨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廣武故城在晉陽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

樓煩正義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今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

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朔州定上出白登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

有壘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閼氏前文單于適反又音燕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

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集解案漢書音義曰請令彊弩

傳兩矢外轡集解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

王黃等說誤陳稀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集解蘇林曰代地也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集解鄒展

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

奇武之子應劭說為此時奇未為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

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



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日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集解）文穎曰大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蘇林曰償音膏張晏曰償僵仆也（正義）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

爲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疾人不忘起索隱  
瘡音耳誰反書云帝卽位於義為疎強

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薺當城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敖

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爲弓高侯

嬰爲襄城侯案服虔云嬰各功臣表屬魏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案開徐廣曰益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  
元朔四年不敬國除  
顏當孽孫韓嫣集解嬰案漢書音義曰音璚陵之尊  
刺隱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

卒爲案道侯子代（集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集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爲龍頷侯續說後（案）頷音洛龍

領縣名正義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頤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集解）如淳曰觀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

高祖盧縮壯具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璽盧

常隨人上下及高祖初起市廬館以客從入莫中爲將軍常寺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衣被飲食賞

易聖臣直致望惟請曹等寺以事見豐至其見幸莫及蓋官官討爲長安侯長安文成易也正義秦成陽在渭北長安在

賤羣呂莫敢望黜責官等外以專見福至其親幸莫乃屈糾糾圭爲長安侯長安商局陽也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廷使盧縱別將與荈賈專降江王共景礪之日共散子七月遠從荈燕王薈奈薈奈降高祖已定天

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爲羣臣觴望也韋昭曰觴猶冀也案隱觴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

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

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

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

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魏

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

通私令匈奴助燕等擊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

得爲匈奴間而陰更范齊之陳稀所欲令久亡集解晉灼曰使連兵勿決漢十一年東擊鯨布稀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

乾隆四手變刊

擊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稀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竟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他以東胡王降正義如淳曰爲東胡王來封爲亞谷侯正義餘廣曰亞一作惡

陳稀者宛朐人也正義宛朐地理志屬齊郡下又云梁入是猶先生之說吳也正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稀爲列侯正義徐廣曰功臣表曰陳稀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朐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稀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稀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

下正義言周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稀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稀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舅丘臣所正義二人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稀稀稱病

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稀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調上慢罵曰豎

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稀反邯鄲以北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正義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揮羽飛羽檄之意也未有至者今惟

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曰王黃舅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稀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稀將張春于聊城

東垣爲眞定王黃舅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正義餘廣曰中都故城在汾州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稀於靈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希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故齊王田氏族也僭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案田僭子市從弟榮

服虔曰古殺奴  
欲殺令故詐縛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

於齊齊王田儋

六月徐廣曰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

急廼引兵擊破

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

章邯章邯兵益

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

三丈嶺南北有

則致死象隱頭腹皆一說文云臆博三寸首大如擘音芳反擘音攣又音釋正義按螭毒蛇長二尺二寸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

墓亦發掘矣若

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一云墳墓言死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

更王膠東治卽

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

21

1997